

萬事學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選文

(三)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選

(三)

蕭統選李善註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十

紀行下

西征賦威榮緒晉書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岳祭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爲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楊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

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

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族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

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爲火德故以丙

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

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山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圃洒喟然

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貌也屬爲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

也易變而爲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之氣者爲人張湛曰所謂易

者窮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

陶人作瓦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

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非薄而無由焉融論語注曰非薄也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孟轲樂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學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點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爲公事免也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書傳曰過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紀落三載四海遇密八音孔安國尙書傳曰過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紀武帝崩太子卽皇帝位禮紀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千寶晉紀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窺七貴於漢庭譚一姓之或在丁傳王也庾亮表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七貴於漢庭譚一姓之或在丁傳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盡敗聲類曰譚亦嚙字也爾雅曰嚙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爲逼主以示已事也千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孔隨時以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舒言孔達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已闕辟匹亦切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爲是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察位偶其隆替名節灌以墮落子書曰黃巾爲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察位偶其隆替名節灌以墮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鷺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偶壞敗之貌洛罪切漢亦壞貌七

曰夫子在此猶驚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爲
毛詩曰戰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散苦角切也
日岳取急對人匪擇木以棲集渺林焚而鳥存爾雅曰黔黎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
朱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渺林焚而鳥存爾雅曰黔黎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
曰上下權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
也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
以成嚴霜之威古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生光輝洞簾賦曰蒙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
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
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與之間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
攜老幼迎孟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
置酒沛宮乃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元帝詔曰安土重遷
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元帝詔曰安土重遷
黎人之性毛詩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
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
瑩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坐家田也息晉乃越平樂過街郵
秣馬皇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
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潄化流岐商祚隆
軌曰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潄化流岐商祚隆
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爲帝嚳元妃
公置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潄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爲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倍與馨同邪與

幽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騁遐遲兮，歷強道者，惟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有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

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爲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

百舉全數也。周易曰：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

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楫，坐積薪而待然。尚書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尚書曰：比

於天言常在也。比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爾雅曰：迴遠也。

今協韻爲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郊廓，遂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呼暇切。爲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郊廓，遂鑽龜而啓繇。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

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史記

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注曰：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史記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注。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王，豈無邪

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望圉北之兩門，威號鄭之納惠。

王賴前古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也。望圉北之兩門，威號鄭之納惠。

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頹樂及徧舞爲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

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享五大夫，公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告必至。今

殺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肅世。左氏傳曰：太叔帶適

其亦將有咎。包成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肅世。左氏傳曰：太叔帶適

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侯重耳。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水鬪欲毀王宮，王欲殲之。太子

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驕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實遠曰闕者兩會似於闕小雅曰漢廣遠也
之構逆歷兩王而千位孔安國尚書傳曰香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
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驪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
我日構禍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魏子千位也毛詩曰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
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爲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
王立崩弟立爲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思王立崩弟敬王立爲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
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鞮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
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噬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爲博士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注漢水經
士逆出曰我哉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注漢水經
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鄆元曰在河南城四十餘里楚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
辭曰道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楚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
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王寅次于新安
曰若保赤子字書曰塵埋也詩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廬博之閒其坎深
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殮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育子死而不殮者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吾眄山川以懷古懷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浹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轡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將聞其計以告項
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至敗壞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屠來其蘇韓詩曰謀猷
也老子曰其事好還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澗池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

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恥東瑟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僞史記曰趙王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爲一擊岳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曰盜謂之佑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僞自取雄僞也

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灃池史記曰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灃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荷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矣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委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以相如也忿悁雖以有筋而無骨也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委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以相如也忿悁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悁含怒之日久也

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公孫拜爲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灃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賦曰天入致誅東觀漢之殺底蘆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灃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豐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建佐命之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其衆掩大德西京賦曰遊獵高臺薛綜曰羣飛也揮與羣古字通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廓帝紘登崑崙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險也嵯峨皇記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以授戈曾隻輪之反綵三帥以濟河已見上文

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緘

經曰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懷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庸主矜而懷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陳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懷諫違卜杜預曰懷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注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視伐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罪役斯三敗矣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功也卒或爲維非也降曲嶠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醢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率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藝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我徂安陽言陟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我徂安陽言陟陝鄂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鄠善長水經注曰棗水出棗山北流出谷謂之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基懿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僊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鑄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

東呂布誅卓卓將李儒郭汜擅朝政儒質天子於營儒將楊奉叛儒儒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
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儒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軍旗
劉狄劉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尙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痛百寮之勤王咸
趙括謂楚曰實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
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襄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
指華蟠後漢書曰李儒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儒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
上人刃操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
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虛賦曰洞胸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
襄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
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句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
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
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
而得大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字曰未大必折漢書曰田蚡
曰枝大於幹歷辛伯曰大都偶亂之本也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
而未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亂之本也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
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矜帶述諸侯之勇怯算
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矜帶述諸侯之勇怯算
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或開關以延敵競逐逃以
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
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遞逃而不敢進也

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爲國謀不忠，大王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
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噤，巨蔭切。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
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崤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
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崤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
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帝也。難
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帝也。難
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
書元鼎三年，徒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
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
事曰：帝卽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
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醉，嫗
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之
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嫗猶酬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之
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彪莊子注曰：「驂馬口中長銜也。」梁巨月切。淮南子曰：「隋
法刻刑，詐僞曰：「隋峻，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
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
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
陵上之漸，何可長乎？此乃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
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
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卽位，
諡曰戾，以湖邑屬鄉爲戾園。又太子黑充曰：「趙虐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
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騁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

策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闕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發闕鄉而警
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魏州屬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
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邇古字通獻帝春秋曰與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
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
京掌遠綴以流河曲巨靈最厚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
高掌遠綴以流河曲巨靈最厚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
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論語
十八年渡江所沈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
怪力慍韓馬之大愁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愬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
亂神慍韓馬之大愁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愬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
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魏武赫以靈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
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靈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
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雄趙
之曰料敵制勝碩碎揚梓以振塵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韓字書曰碎大聲也魏志曰
揚梓兮拊鼓左氏傳曰援炮而鼓說文曰炮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導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
禮記注曰振動也續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倦狹路
泝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碎耕切倦狹路
之迫隘軌躑躅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始關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
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賦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
數以扶疎廣邪界褻斜右濱汧隴已見上文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

原而連嶠家。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

嶠嶠太一龍從。並已見吐清風之廳辰納歸雲之鬱蒼之問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雲以通乎天地

馮歸雲而遐逝楚辭南有玄灞素滄湯井溫谷玄素水色也霸滄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

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在城外長安圖曰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

氏陂陂南一里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上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爲陂灌漑者鄭白已見林茂有

漢有蘭池宮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班述陸海珍藏張敍神皇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

虛也可不謂然乎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阜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之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

貞臣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鄭桓公

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酈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爲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

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尙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

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襄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

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爲亡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

姒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

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惡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

褒姒威之毛萇曰威呼滅切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

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

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鄰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
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勢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實生靈
報勤謂反以生埋之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與左氏傳君子曰志者之所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
事以報其功勤也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能則可大可久則觀
以厚德載物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
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漢書班固高祖紀述曰定天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率土且弗遺
而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壺製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
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
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之漢書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
枌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豐枌榆社張晏曰籍含怒於鴻門沛跼
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隣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
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
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曾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
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踐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擗樊抗憤以卮酒咀麋肩以激揚漢書
挺也力刃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樊抗憤以卮酒咀麋肩以激揚漢書
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間為誰張良曰沛公參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戮肩噲飲酒
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雖不激揚也
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會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龍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

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鄭陽上書曰：蛟龍驕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嬰胃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輒塗已見。東京：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疎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陂，毛萇曰：祖而舍，飲酒於其側。曰：錢漢書曰：金墉鬱其萬雉，峻嶸峭以繩直。絕金墉西都賦曰：建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鬱其萬雉，峻嶸峭以繩直。絕金墉西都賦曰：建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城而萬雉，脩櫓，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闔。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貌也。繩直，見東京賦。修櫓，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闔。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卽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勸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蓋政也。毛萇詩傳曰：蒞，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廩管庫，蕞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廩，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處，所謂尙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也。漢書：一或爲一處，非也。所尙尙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也。漢書：母宣帝舍長安尙冠里，又曰：武帝同。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駟娑而款駘盪，轡枹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驚雉雠於臺陵，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都：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風縣鍾華祠樂。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灞川。

